

潛心齋詩詞論集

吳肅森 著 遼寧大學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东杰
封面设计 王亚非
责任校对 张露丽

潜心斋诗论集

吴肃森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25 字数：140千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

*

ISBN 7-5610-1167-9

I·188 定价：3.30元
(辽)第9号

毛 序

肃森宿志诗词，尤爱词学。曩于庠间即用力精勤，卒業后又问学于夏承焘、任半塘、唐圭璋氏，皆未及门也。

三氏者，词坛巨擘，于森垂教甚殷；偶有所作，辄承赐览；残羹剩馥，多所濡焉。

夏氏论词，首重人民艰危之作，于抒民族之慨，发抗争之情者，多所赞颂。次举缘情而作之，“至情言语”，凡有真情实感之什，无不佳许；真可谓爱豪放，恶软媚，终不喜堆砌、钁钉。复于词乐颇有研究，治诗填词堪称作家。任氏论敦煌曲，亦向主民间；凡涉人民疾苦、民族压迫之作，无不为之提倡。尤其对敦煌学“第三时期”，深寄厚望，奔走呼号；极力主张解放经文卷帙，使之焕发青春，以期发扬学术，光大遗产。区区苦衷，感天动人。唐氏于词籍整理称备，考订缜密；词学研究，造詣精深。尤其对词之起源与宋、金、元词之论多所发明，词家风范，厥功良伟。

三氏者，学深如海；学海蠡测，一瓢而已。肃森素自勤奋，祇得其万一。于诗词时有悟解，为论亦偶有到处。予长同其游，故喜而为其序。

毛 筠

一九八八年元旦于杭州西湖翠苑新邨

吕 序

在《潜心斋诗词论集》即将出版时，吴肃森先生执意要我为该书写个序。我对诗词是爱好者，但没什么研究，故对诗词本身说不出什么来，想仅就作者介绍几句。

我与肃森是初中时的同窗。他酷爱文学，我是语文科代表，来往较多。由于都是农村的孩子，又志趣相同，为人相近，遂成为挚友。初中毕业，他进了森林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陕北延安黄龙山区工作。尽管工作与爱好相矛盾，但他矢志文学事业的初衷不改，在艰难的条件下又考入大学攻读语言文学。这四年寒窗，为他以后的文学生涯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工作，几十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古典诗词。特别是在敦煌词的研究中，呕心沥血，很有理论建树。除了已发表的多部著述外，《潜心斋诗词论集》就是集他多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部分文章，成为一部古典诗词的理论专著。我深信，这部专著对古典诗词研究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吴肃森先生在他治学的漫长道路上，也遇到过挫折，但他都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值得想有所成就的人学习的。

这里还要说几句的是，肃森出身贫寒，是在共产党的关怀下成长的。他热爱党的事业，敬仰毛泽东同志。他在从事文学研究中，是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想他在今后的文学研究中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这也是我的期望。

吕春甲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日于沈阳

前 言

这本集子里所收的二十八篇文章，大都是我一九八〇年后写成的。这段时间，我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主攻唐宋诗词。在西安雁塔之侧，曲江之滨，坐了几年冷板凳；波光塔影不动心，可谓潜心进行研究工作。阙五年后，我调来杭州，任教浙江财经学院；虽有湖光山色，况复西子多情，但心总还是沉潜的。所以，我仍给这本集子取名《潜心斋诗词论集》。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部分是词学研究的成果，诗只不过是副产品而已。我治词学，既重其源，又疏其流，遂顺流而下，始入江海，以求贯通。所以，论述敦煌民间歌辞者比重较大，如《敦煌歌辞探胜》是研究与鉴赏相结合的产物，故亦纳入。唐宋文人词以及清词，也有一定篇幅，并且兼及域外的日本词和朝鲜词等。《外编》所收的八篇文章，（第八篇《唐宋诗词评析》是我与毛筠同志合写的）除两篇学术短文外，其余都是诗词赏析。因为审美鉴赏与挖掘文学的审美价值，注重文学本身的特殊规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些文章也是研究与鉴赏相结合的结晶，故亦编入这个集子，以期与读者共赏。

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对已经发表的论文就来作修改，基

本保持原来的面貌。这些零篇碎简，只能算是我的习作，终不敢托出何人。近屡承辽宁大学出版社以及盛京师友来函鼓励，爰检得二十余篇，遂与毛筠同志取以相玩；后又经毛筠同志稍加整理，并同斟酌编辑成册，谨以此向专家、读者请教，诚望多赐批评指正。

吴肃森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杭州潜心斋

目 录

论屈原与《离骚》的政治思想·····	(1)
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	(8)
敦煌歌辞论略·····	(20)
论敦煌歌辞与词的源流·····	(32)
论敦煌佛曲与词的起源·····	(53)
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 关系·····	(67)
温庭筠词论·····	(75)
《暗香》《疏影》辨析·····	(96)
试论姜夔词的“清刚”风格·····	(111)
白石词与音乐·····	(116)
唐宋诗词鉴赏议·····	(121)
朱彝尊和《曝书亭词》·····	(127)
《蕃锦集》与唐诗·····	(138)
谈谈古典文学的批判继承·····	(145)
论日本词的审美价值·····	(160)
论日本汉诗的艺术成就·····	(172)
朝鲜的词学·····	(187)
《春夜喜雨》赏析·····	(197)
李煜词五首赏析·····	(200)

论屈原与《离骚》的政治思想

——读《离骚发微》札论

叶剑英同志诗云：“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离骚一肃然。”这首诗对屈原的精神和品格，以及他的不朽著作《离骚》作了极高的评价。

屈原名平，贵族出身，战国时楚国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流放中，面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国运的危殆，十分担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心情抑郁、沉闷，写了许多沉痛的诗篇。《离骚》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古今论者一般都主张屈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爱国诗人”、“伟大的文学家”。诸如南齐沈约在《宋书》中以从前诗人“莫不同祖风骚”来概括他们的渊源关系；汉司马迁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来激励自己；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江上吟》中推崇屈原说：“屈平诗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也曾经把屈原的成就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之一。今人更说“屈原的作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无不引起历代有良心的诗人、文学家的敬佩、同情和自勉。”所有这些主张，其共同之处都在于肯定屈原主要是一个诗人、文学家。这是传统的观念，我看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

我们认为，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主要讲屈原的政治地位、政治主张，以及他的政治活动。不过，“屈原的政治，出于屈原的学术，其政治的来龙去脉，亦即其学术的来龙去脉。屈原在怀王左右，受到严重的谗毁，在楚国贵族社会里，遇到严重的孤立，都是由于政治和学术的原因；最后的沉湘，是殉楚国。殉楚王，也是殉他自己的政治和学术。”（魏炯若《离骚发微》第127页）所以，我们又认为《离骚》不仅是一般高于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所谓辞赋之祖，尤其其它的思想内容，更说明它是文学史上空前的政治辞赋。政治这是《离骚》的脊髓；忽略这一点，就无从谈对屈原和《离骚》进行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他为什么“忧愁”？原来是因为“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同前）所以“《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同前）不过，这里的“离”并非指屈原的放逐，显然是指被“疏”，被“离间”之后的忧愁哀怨。也就是说，屈原首先是搞政治的，如“为楚怀王左徒”、“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等等，但是，他在政治上碰了壁，然后才试图以文学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所以，我们说屈原《离骚》的核心是讲政治，至于那“丰富的想象力、鲜明的个性、诚挚的感情、多样的形式、绚丽的语言风格，以及神话传说的运用”等等，只不过都是包裹着这政治内核的艺术外壳。

东汉王逸在《离骚序》里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灵修。美人，以媲（比）于君，宓妃、佚

女，以譬贤臣，……”说“美人”者，如以“鸾皇”、“凤鸟”、“灵修”、“巫咸”等来比喻那些耆老重臣；而说“香草”者，则以“众芳”比喻尧舜，以“蕙茝”比喻桀纣。这种以“美人香草”引类取譬的方式，后来便成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种传统的艺术手法。

《离骚》是屈原全部作品中最长的一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二千四百九十多字，不但规模宏伟，而且内容复杂。尽管如此，但归结起来都不外乎向楚王解释他的政治主张和施政方针，以及这些主张和方针的重要性，并且提醒怀王要警惕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是讲政治，是“固众芳之所在”的具体政治措施。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是讲政治，即提倡“光明正大”的政治，而“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政治。这是屈原政治的理论根据。再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的“中情”也是讲政治，正因为屈原主张设“四辅”而限制了楚王的言语行动，所以才遭到了“反信谗而齎怒”的结果，这又是屈原主要的政治措施。另外《离骚》后半篇的“往观四荒”也是讲政治，这是后半篇的纲领。“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之其弥章”。这是说要使他“好修”的政治面貌更加鲜明。女嬃骂他“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婞节？”也是为他政治上的“好修”。女嬃劝他“资葳蕤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也是叫他在政治上随波逐流。而他向重华陈词的一大段话，从反面集中地指出“夏康娱以自纵”、“后辛之菹醢”等失败的教训，并举出“举贤授能”、“循绳墨”的两条成功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屈原“往观四荒”是去观察政治，是去求索实现他自己的政治主张。

综上所述，屈原“继承古代合理的政治思想：如尧舜的‘耿介’（光明正大），禹、汤、文王的‘纯粹’（‘众芳所在’，举用一切有德有才的人材），他的‘好修’（政治上首先要约束自己），又来自楚国的先贤彭咸”。（《离骚发微》第17页）在《离骚》中，绝大部分篇幅是写屈原的政治理想，所以，应该说《离骚》是一篇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辞赋。

《离骚》作为长篇政治辞赋，它“感情真挚，构思奇特，气魄雄浑，词藻丰富，韵调铿锵，形式自由，在中国诗史乃至世界诗史上永放光芒。”（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序）它“有时象怒海狂涛，汹涌澎湃，有时又象清风煦拂，微波涟漪。内中既有冲淡清新的神奇幻想，又有上天、下地，冲高山，向大海的磅礴气势。然而，海语难解，白云空飞，又产生了凄迷的春愁，萧条的意境，铸成了《离骚》浓郁隽永的独特风格。”（同前）尽管如此，但是它毕竟不是“修辞发凡”，更不是“艺术指南”，它是讲屈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生平事迹。屈原忧国忧民，他为了国家的安危，甚至置个人祸福而不顾。他在《离骚》中写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又表示为了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宁愿“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此外，他还在《哀郢》中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些也都是屈原忧国忧民的真实写照。

楚怀王无论从军事、政治，还是从外交方面看，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昏君。这点屈原也有一定的愤慨，甚至是大胆地揭露。但是，当他知道怀王被劫留，秦国要求他割地而能“怒不听”时，便认为他还有一点国家观念，因而又表示要

“眷顾”。怀王客死秦国后，屈原便行吟泽畔，弄得形容枯槁，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楚国被秦将白起攻破都城，屈原便于是年五月五日抱石怀沙，饮恨投汨罗而死。《离骚发微》说：“屈原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汨罗江在当时又是极其荒僻的地方，一个人在这样荒僻的地方投水死去，会震动全楚，其震波甚至冲决时代的堤防，在楚灭亡之后还不停止，这不能说是仅仅由于他那一死，也不会是仅仅由于他写过《离骚》这样的伟大作品，看来他在楚国的政治方面能得人心，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离骚发微》第25页）这显然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离骚》的。《离骚》的内容，写了屈原和楚王斗和“党人”（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南后郑袖等）斗，不但如此，还百转千回地写自己的思想斗争，都有他的政治目的。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冀幸君之一悟”，希望“俗之一改”，乃至本人重新取得楚王的信任。总的看来，尽管屈原出身于贵族，他和《离骚》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为楚国这个大前提中间，为怀王、为知己这样的消极因素，仍然不能排除。”（《离骚发微》第28页）但是，他“为了楚国的前途而斗争”的精神，以及“政治第一的作风，死不离楚国的气节”（同前）却证明屈原是进步的，是一个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人物。而他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也“突破了个人小圈子而成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同前）

屈原之所以不肯离开祖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楚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学术。“为楚国，是想用楚国经营天下，为所学是大一统的学说。”（《离骚发微》第125页）曾经喧嚣一时的论调，说什么屈原反对秦统一六国，也就是反对“大一统”的统一天下，妄图借此否定屈原和他的《离骚》。其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赞成魏炯若先生的说

法：“关于统一中国，在当时有资格争衡的，只有秦楚二国。屈原不愿去助秦国，可能和他是楚之同姓有关；也可能和他学术上的传授，以及在学术上的素所蓄积有关。”

（《离骚发微》第125页）况且，屈原维护楚国，这也是在热爱祖国的前提下去考虑大一统的。倘以此给屈原定罪，并且还要彻底否定他，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日本的研究者铃木修次教授，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特性（楚辞与屈原传说）时说：“同《诗经》作品几乎都以‘无名氏’方式流传的情形相反，《楚辞》的多数作品是在屈原个人的名下被传诵下来的。”（载《学术研究动态》1981年第2期）这表明他对《楚辞》的主要篇章是屈原个人的创作有怀疑。但是，这还说得不明确，所以，他又进一步说：

“且不说《九歌》、《九章》不能当作屈原个人之作，即使是同屈原关系最密切的《离骚》，是否如同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独创性的作品，也还存在问题。”（同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离骚》是屈原的个人之作，同时也就否定了屈原。铃木修次唯恐他个人的否定论不够有力，又举出同村繁（九州大学教授——译者迟公绪注）的《楚辞与屈原——英雄与作品分离论》为佐证。并且武断地说：“我认为，

《楚辞》是从宋玉之后才开始有个人之作的。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屈原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同前）这种说法就更加不符合中国文学历史传统的实际了。最后，他又拿出一个更加新鲜的观点，说什么“在南方的楚国，有一些歌吟悲愁的歌曲，犹如日本的‘长呗’。它们与屈原传说结合起来，以屈原这个人物为焦点，集约而成为今日之《离骚》。”（同前）试举日本的《土佐の子守呗》（载白田甚五郎著《子守

唄のふる里を訪わこ》桜楓社出版）为例，全诗二十三行，在日本的“长唄”中也可算是长篇巨制了。但是，象这样的“长唄”，无论从它的结构上，还是从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都远比不上《九歌》和《九章》。当然，就更不能说“犹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思想和艺术上都有独到之处的《离骚》了。

日本学人对于中国的国学尚欠熟悉，说些外行话，似乎可以理解。而有的中国的研究者，在撰写有关论文时也同样否定屈原，这就不能不令人遗憾了。但是，无论如何否定屈原，屈原也是否定不了的。他的《离骚》亦将伴随着他的光辉名字，永垂中国文学史册。

综前所论，“《离骚》的内容，即屈原为楚国为楚王的政治内容”。（《离骚发微》第127页）屈原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为政治和学术牺牲奋斗的一生，基于此点，说“与日月争光”，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读书时学过《离骚》，后来又教过《离骚》，但是，对于《离骚》的真义却了解得不深不透。此番撰写这篇戈戈小文，又反复拜读了魏炯若先生的《离骚发微》，深受启迪，获益良多。我想把拙文作为读《离骚发微》的点滴笔记，也许还是合适的。这样说，除表示不敢掠美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表达我对魏炯若先生的跋扈之情，并以此就教于博雅。

一九八四年四月参加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

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载敦煌写本P. 3862《高适诗集》残卷佚诗三首：《遇崔二有别》、《奉寄平原颜太守》、《双六头赋送李参军》。兹依次逐录于后并试论析之。

遇崔二有别

大国多任士，明时遗此人。
顾颌尚丰盈，毛骨未合迤。
逸足望千里，商歌悲四邻。
谁谓多才富，却令家道贫。
秋风吹别马，携手更伤神。

奉寄平原颜太守并序

初，颜公任兰台郎，与余有周旋之分，而于词赋特为深知。洎擢在宪司，而仆寓于梁宋。今，南海太守张公之牧梁也，亦谬以仆为才，遂奏所制诗集，而颜公又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之。张公吹嘘之美，兼述小人狂简之盛，

遍呈当代群英。况终不才，
无以为用，龙钟蹭蹬，适负
知己。夫意所感，乃形于言，
凡甘韵。

皇皇平原守，驷马出关东。
银印垂腰下，天书在篋中。
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
豪富已低首，逋逃还力农。
始余梁宋间，甘予麋鹿同。
散发对浮云，浩歌追钓翁。
如何顾疵贱，遂肯偕穷通。
耿介出宪司，慨然见群公。
赋诗感知已，独立争愚蒙。
金石谁不仰，波澜殊未穷。
微軀枉多价，朽木悬良工。
上将拓边西，薄才忝从戎。
岂论济代心，愿效匹夫雄。
骅骝满长皂，弱翮依雕笼。
行军动若飞，旋旆信严终。
屡陪投醪醉，窃贺铭山功。
虽无汗马劳，且喜沙塞空。
去去勿复道，所思积深衷。
一为天崖客，三见南飞鸿。
应念萧关外，飘飘随转蓬。